



见到这 村墓山。男的女的也死在旁，女  
 体也收三五或者四岁，共回在 墓  
 右有田野，右有河流，头顶 墓山  
 下是稀疏的几棵槐树。他  
 许久，几个时辰或者半天，再或三天四  
 甚或已经过了数月、几年、几十年一个世  
 纪。他们已经累了，最后在做什么，他  
 子做活，屯田做墓，在那山坡上，一个墓  
 墓后彼此拉卷双手，拉卷墓群，拉了一会  
 开始过老分配墓室，到坐在墓山，并筑口  
 如墓真说，立死大官。山下的  
 到一条干涸的河沟，如墓真说，立死大官  
 如，山下墓真说中了他们，到 墓山  
 前，说活 墓山对城里埋墓区，他  
 成年死葬了日头月亮，有 墓山  
 然后，他们到了一共墓前，看看那墓中一  
 座坟墓，有些羡慕，又有些可恨，墓山  
 久，说活给墓和墓吧，一辈子的  
 土厚。墓后，那些墓就大部分死完了，仅  
 下一株小树下的那座用砖做墓 墓山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日光流年**

阎连科/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100 Storie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小说 50 强, 第 3 辑: 1978~2000/贾平凹等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8

ISBN 7-5387-1573-8

I. 中… II. 贾…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573 号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 第 3 辑**

**日 光 流 年**

---

作 者: 阎连科  
责任编辑: 叶天洪 李东亮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825 千字  
印 张: 136.875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

书 号: ISBN 7-5387-1573-8/I·1509  
定 价: 1280 元 (全 10 册)

# 《中国小说 50 强》(1978 - 2000)

## 推 选 委 员 会

谢 冕：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王 蒙： 著名作家、著名文艺批评家

洪子诚：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孟繁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陈晓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李洁非： 著名文艺批评家

## 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序

近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20 多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也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这里编选的《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选入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于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情的故事”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 1978 年代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也是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因此,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时代。

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作品开始出现。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寻根文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壮感。拉美“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他们试图借鉴“爆炸文学”的经验,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因此“寻根文学”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先锋文学”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它强调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源于法国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这也正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策略性叙述,事实上,所谓的“文学的自身”是并不存在的。

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这一小说现象在理

论上接受的启示,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零度叙事”也是“新写实”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场景还是人物,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但是,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不同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远离读者”的指责在“新写实”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

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就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

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诸如“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美女作家写作”等等,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在批评界,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无名”的概括或处理。这种概括、命名方式的多样性,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齐鸣、众声喧

哗的时代,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在丛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评选《中国小说 50 强》的目的,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评委的趣味、阅读的有限性、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它的公正性、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无论老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应该说,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50 强”,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我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中国小说 50 强》编委会

谨以此献给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



## 自 序

用四年时间写一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对我实在是一种考验。我原不是那种要十年磨一剑的人，几天、几十天做不完一件事情，焦躁与不安就会涌动上来，人变得浮躁不堪，仿佛头被人按进了水里，连呼吸都急促起来。写小说委实说不是一件上好的事情，下一人生如可选择，我怕不会再去选择这种职业。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方才明白，职业对生命而言，是真的没有什么高下。人不过是生命的一段延续过程，尊贵卑贱，在生命面前，其实都是无所谓的。皇帝与乞儿、权贵与百姓、将军与士兵，事实上同来之一方，同去之一方，无非是在来去之间的行程与行向上不同罢了。就在这不同行向的行程中，我渐次地也才多少明白，所谓的人生在世，草木一生，那话是何样的率真，何样的深朴，何样的晓白而又秘奥。其实，我们总是在秘奥面前不屑一顾，又在晓白面前似懂非懂。草木一生是什么？谁都知道那是一次枯荣。是荣枯的一个轮回。可荣枯落到了我们头上，我们就把这轮回的过程，弄得非常复杂、烦琐、意义无穷。就像我们写小说的

人，总不肯在艺术面前简单下跪，而要在艺术面前复杂地设法闪光，仿佛我们的人生果真也是艺术之一种；仿佛在生命面前，我们的职业与人不同，躯体也与众不同了似的。我想，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至少在生命面前，不该是这个样子。倘若任何结果都等于零的话，那么等号前的过程，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应该说都是那么一回事儿，不能不去在意，也不可太过在意。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说我下一人生，不愿再选择写小说这种职业。我想到了种地的耕作，因为耕作接近于我的某一种寻找。我是在将近四十岁时，在脱离开土地以后，在都市有了家小以后，在身体不能种地以后，想起了这种我的父辈、祖先及今日血缘上的兄弟姐妹都仍在从事的这种职业，其实对今天的我，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不是要学习陶渊明，我活到五百岁，读到五百岁，也没有陶渊明那样的学识，最重要的，是没有陶渊明那样内心深处清美博大的诗境。我想实在一点，具体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生命的过程就这么实在、具体，活着就是活着，死亡就是消失。我们来到人世匆忙一程，原本不是为了争夺，不是为了尔虞，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和欲望。甚至，也不是为了爱情。真、善、美与假、恶、丑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走来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我们不能不走来；我们走去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不走去。而这来去之间的人事物景，无论多么美好，其实也不是我们模糊的人生目的。我不是要说终极的什么话儿，而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一座房子住得太久了，会忘了它的根基到底埋有多深，埋在哪儿。现代都市的生活，房主甚至连房子的根基是什么样儿都不用关心。还有一个人的行程，你总是在路上走啊走的，行程远了，连最初的起点是在哪一山水之间都已忘了，连走啊走的目的都给忘了。而这些，原本是应该知道的，应该记住的。我写《日光流年》，不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些，而是为了帮助我自己寻找这些。

在人世之间，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我们已经出行了这么多年，把不该忘的都给忘了；或者说，我自己一来到这个世上，从未来得及用心去思考这些，就已被匆匆地裹进了熙攘的人流，慌慌张张地上路走了。既然不知道原初人生的目的，也就无所谓人生终极要达到什么目的，浑浑噩噩，贪婪无比，到了想到这些时候，已经是三十大几，已经直奔了四十岁的门槛。我想，我必须写这么一本书，必须帮助我自己找到一些人初的原生意义，只有这样，我才能平心静气地活在这个人世、社会和土地之间，才能心平气和地面对生命，面对自己、面对世界而不太迷失。至于用三年时间写作，半年时间修改，这除了我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往年，再也不能对一部作品一气呵成的原因之外，是我发现了一个人对原初寻找的凄楚的愉快，我害怕这种凄凉快感会很快从我身边走失，而使写作给我带来的安慰转眼间烟消云散。我不渴望写作，可我渴望我无力摆脱人世的缠绕和困惑时，写作给我带来的安慰。我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日光流年》不一定就是好作品，可我写完它之后，我将面对写作目瞪口呆而不知所措。这不是对写作的江郎才尽，不是对艺术的一种困惑，而是对生命原初寻找后的清晰的茫然和茫然的清晰。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把本可以快一些的写作速度放慢了下来，把先前一般不改稿子的习惯改了过来，把原来四十六万字的作品，一气压、删掉了近十万字。这不仅是说我想让《日光流年》更趋完美，我知道《日光流年》中的遗憾也许尽我毕生精力都无法弥补，我这样修改了一遍，又修改了一遍，三易其稿，还是为了延续写作中那种寻找对心灵的安抚，对迷失的校正。

把《日光流年》交出手时，无人可以体会我那种完全被掏空了的感觉，那种心灵被悬浮的感觉，如果不认为是一种矫情，那时候能回到山脉的土地上去种种地，和我少年、青年时期一样的

劳作一些日子，真的比读书会更觉充实一些。无论如何，《日光流年》的成败都已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我在四十岁前写了《日光流年》，我在《日光流年》中开始了我许多寻找的跋涉，又一次得到了类似土地给农民带来的那种写作对心灵的安抚。还有，就是悬浮的心已经开始慢慢下沉，我又可以继续写我别的小说了，开始又一次和种地一样劳作了。

1998. 9. 7. 于北京清河

# 目 录

1	/	《中国小说 50 强》序
1	/	自序
1	/	第一卷 注释天意
136	/	第二卷 落叶与时间
218	/	第三卷 褐黄民谣
330	/	第四卷 奶与蜜
445	/	第五卷 家园诗

## 第一卷 注释天意

### 第一章

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

司马蓝是村长，高寿到三十九岁，死亡咣当一下像瓦片样落到他头上，他就知道死是如期而至了。他将离开这鲜活生动的人世了。在耙耧山脉的深皱里，死亡自古至今偏爱着三姓村<sup>①</sup>，有人出门三日，回来可能就发现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谢世了。出门半月或者一个月，倘若偶然一次没人死去，便会惊痴半晌，抬头望望西天，看日头是否从那儿出来了，是否成了蓝色或者绛紫色。死就像雨淋样终年朝三姓村哗哗啦啦下，坟墓如雨后的蘑菇蓬蓬勃勃生。坟地里新土的气息，深红艳艳，从春到夏，又自秋至冬，一年四季在山梁上叮咚流淌。这是冬末春初，沟底的靠水柳已经有一滴滴绿气缀在枝头上，村里的杨树、槐树、榆树等，去年的新枝，今年也都绿粉淡淡了。村里有了潮润的暖气。山梁

上的日色如薄金样浅下一层。醒冬的小麦，一片片挂在山坡上，仿佛落地的绿云样在风中飘悠摆动。芽发苗绿时候，正值死亡旺季，每年的这个月日，村里的蓝姓、杜姓或者司马姓，会如牲口般喉咙一疼就死了。死了就埋了。埋了就压根从人世消失了。村里除了几十年前的村长杜拐子，一向没人能活过四十岁。司马蓝三十九岁了，说到天东地西，也该轮着他死了。眼下，他正同他的五弟司马鹿，六弟司马虎，用绳子在司马家坟地丈量着，左拉右排，在地上用木棍计算，拿白石灰在地里划了几条白线，硬生生地挤不出他们弟兄三个的三房墓室来。

这是一面阳坡。坟墓从坡顶鹅卵石样朝着坡尾漫流，一浪一浪，依着辈份的秩序错落开来，最上的孤稀，是司马姓无可考的先祖，依次下来，坟墓成倍的增长，分别是他们从未谋面的曾祖父、祖父、爷爷和把他们养到少年的门里门外，便辉煌死去的父亲司马笑笑。在父亲的左下，是他们活到十四、十三和十二岁同一天死去的大哥司马森、二哥司马林、三哥司马木。三位哥哥没有一个将个头长到三尺八寸高，可他们的坟地每一个都如成人一样占了半间房的地。现在轮到他们的弟弟来规划自己的墓室了，才叮当一下，猛地发现，这上宽下窄的坟地，无论如何难以容纳他们三个人土为安了。都怔怔地立在森、林、木的坟墓边，天长地久地默着不语，盯着脚下埋不了他们的墓地，如盯着忽然破土动工才发现盖不了房屋的狭小宅院，彼此望了一眼，叹下一口长气，六弟司马虎便由西向东，依次向森、林、木的三个墓地咬牙踢了三脚，对四哥司马蓝说，他娘的，大哥二哥三哥占大便宜了，傻瓜<sup>②</sup>比我们的墓地还大。

司马蓝不说话，和五弟司马鹿又拿起绳子在空地上拉排几遍，掐指算算，人死必有的七尺墓穴，森、林、木却占去了二丈五尺的宽敞，余下一丈八尺七寸，加上坟与坟间必有的尺五隔

墙，还缺六尺地皮。再往前去，已是杜姓的坟地，下面是立陡的崖沟，不消说他们的三个墓穴是被逼得不够了，只好在这丈八的地上凑合出了三个白灰坟框。司马蓝站在靠西的一个坟框里，说这是我的去处。指着中间一个，说老五，这是你的家，又指着靠东和杜家坟地相邻的一个，说，老六，那是你的家了。司马蓝这么指说分划着坟地，像给村人指说分划几堆不值钱的豆秆、柴草或者红薯秧子。坟框在近午的日色里，闪着打眼的白光。弟兄三人立在各自狭小的坟框中，如同挤在相邻一排狭小的房里，惆怅着各自死后坟墓的狭隘，感到了坟框的白线如勒在脖子的绳索一样。这时候阳光爽朗厚实，在坟地无垠的寂静里，有如碎银落地的声响。对面的梁地上，小麦苗泛着青紫的亮泽，日光在硬了腰脖的麦叶上跳动不止。司马蓝的妻哥杜柏正悬在那边坡地放羊，蓝汪汪的羊叫声，连天扯地弥漫了整个山脉。杜柏在那蓝汪汪中享受着日光，仰躺下来，看着一本药书。一本《黄帝内经》。后来他就坐了起来，无休无止地看着这边争划坟地的司马弟兄。

杜柏幼小时跟着父亲杜岩读过《百家姓》，又读了《黄帝内经》，杜岩跟随着父亲杜拐子读过《三字经》，又读过《黄帝内经》。杜家无论如何也是村里的一房书香人家，医道门户。杜柏自年轻时就在镇政府当过通讯员，后来升为政府的办事员。因为三姓村是肥稌山脉最深处的一个自然小村，因为三姓村的人，在近百年来，渐次地人均年龄都不到四十岁，死就像日出日落、辞风下雨一样寻常而又普遍，所以三姓村就像疫区一样和人世隔绝着。杜柏是三姓村人，杜柏就从人世的乡里被派回来成了政府和三姓村的联系。村里人有时叫他杜联系。杜柏回到村里，一是放羊生财，二是煎熬益寿汤。杜柏的益寿药汤主要是枸杞子、鲜红熟桑椹、天门冬、枣泥、核桃仁和菊花，有的时候还加上一点淮山药和黑芝麻。这药方是杜柏从《黄帝内经》上自己配搭的。杜



柏每天都熬一锅红药汤，自己喝，也让妻儿喝。药苦。苦过了三姓村的人生，他媳妇便先自不再喝了。“就是明儿天喉堵症死了我也不喝啦。”他媳妇是蓝百岁的七闺女，蓝四十下面最小的妹妹蓝三九，她不喝了，娃娃杜流便跟着不喝了。杜柏喝。杜柏自这药方搭配之初，至今已喝了十五年，早晚一剂，一剂两熬，坚持不懈，就像坚持着每天都去放羊一样。杜柏去放羊不是为了放羊，是为了到山上寻找在耙耧山脉本不生长的天门冬和黑野菊。是为了到山上冬天躺在阳光下反复地读《黄帝内经》，夏天躺在风口处想《黄帝内经》中的药方子。杜柏已经差不多可以把《黄帝内经》背下了，然杜柏仍然百读不厌。杜柏百读不厌对那喝了十五年的益寿汤却喝得不再经常了，因为按他的处方和他一样喝了十余年益寿汤的两个叔伯哥哥，分别在今年初的三月四月死掉了，一个活了三十八岁，一个三十七岁半。不消说都是死于喉塞。两个叔伯哥哥的死去，使杜柏开始对《黄帝内经》产生阴云密布的怀疑。因为怀疑，杜柏就更为关注着村人如秋来叶落一样的死去和《黄帝内经》上各类延年益寿的药方子。开始相信村长司马蓝十八年前领着村人到八十里外的县城以南始修那条全长六十里的灵隐渠，如果几年前不突然停下工来，如今水渠已经通水五年有余，村人和叔伯哥哥们，饮用灵隐水，灌用灵隐水，也许他们不会哭着唤着他：“能让我再活几天吗？”然后话音落地，人就凄然而去。也许灵隐水果然能让村人长寿到五十、六十、七老八十岁哩，谁知道呢。

杜柏把《黄帝内经》用布包着，赶着羊群，开始往司马家坟地走过来。

司马弟兄依然地愁肠百结，他们仍分站在自己的墓框里，看着阔大到一面山坡都是墓堆的司马姓的祖坟，看每一层坟墓都是疏疏朗朗，轮到了他们，坟墓却挤得人肩疼喉紧。司马虎用手量